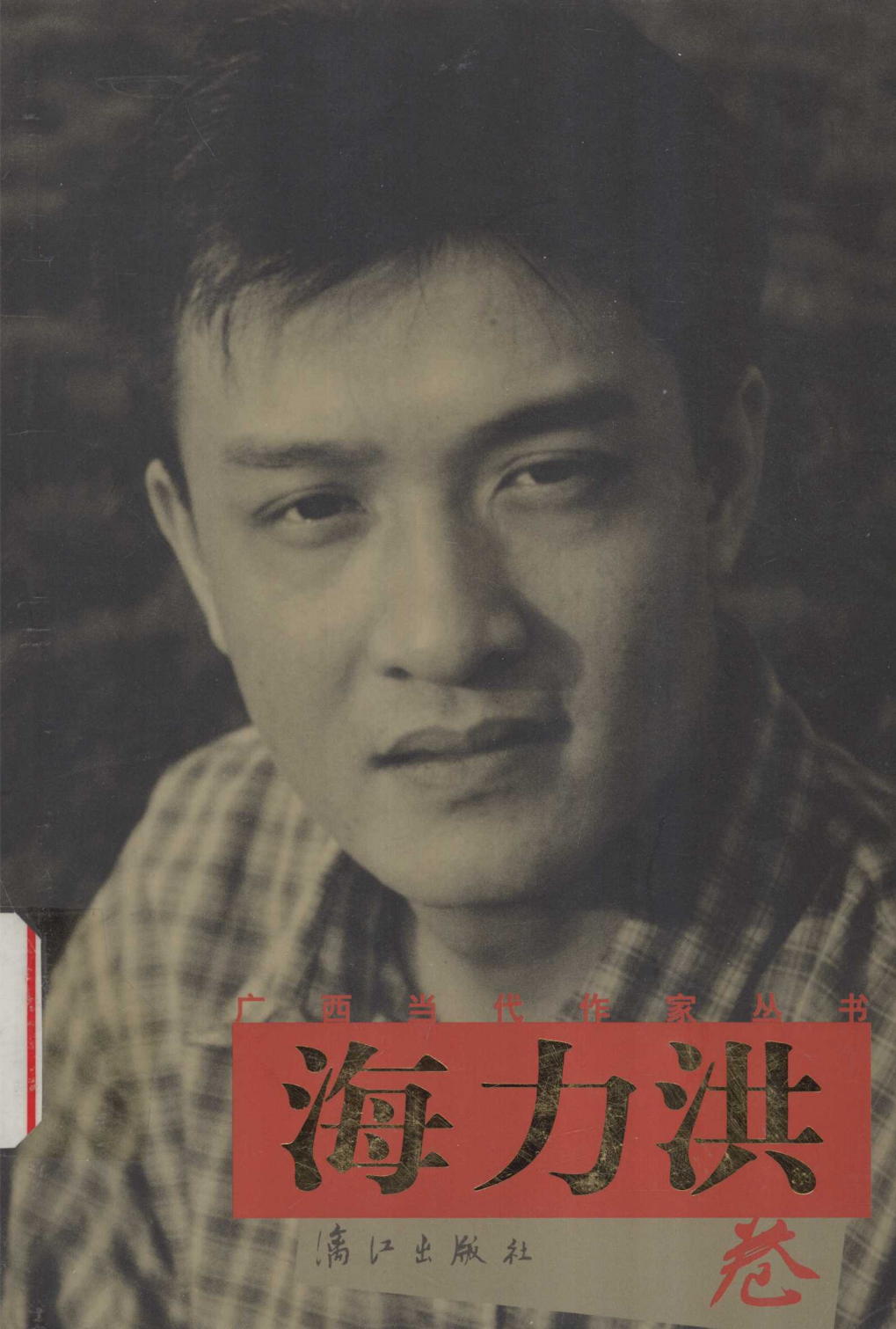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

海力洪

漓江出版社

卷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

海力洪

漓江出版社

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·海力洪卷/海力洪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5407-3151-6

I. 广... II. 海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广西—当代
IV. I218.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3591 号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·海力洪卷

作者◎海力洪

责任编辑◎韦丹意

封面设计◎汤小胤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j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本◎850×1168 1/32

字数◎4800 千字

印张◎190.25

版次◎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3151-6/I·1909

定价◎380.00 元(全 20 册)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编委会

顾问◎潘琦

(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)

顾问◎沈北海

(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主任◎阳建国 于开金 杜森

副主任◎夏永翔 张武 冯艺 宋安群

装帧设计◎汤小胤

总 序

潘 琦

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,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。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,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,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。尤其是近几年,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,国内同行广为关注。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,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经济不断发展,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,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、好戏连台、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。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。

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,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,2001 年,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《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》,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。2002 年,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,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,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。漓江出版社把 2001 年出版的《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》并入其中,统一装帧,形成了 40 卷本的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。今年,又出版 20 卷,遂使《广西当代作家丛书》扩展为目前的 60 卷本。显然,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,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未列其中,仍有待于今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分批出版。广西区人民政府和区新闻出版

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,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,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创作积累工程,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。

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,要我写序时,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,感觉获益匪浅。这些作品,构思新颖,主题鲜明,钩言提要,学问积累,很有个性。文笔自然流畅,语言质朴明晰,情感真挚动人,风格多样,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,是作家个人情愫、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。作家的生活、经历、感受、灵魂、思想、境界以至文学理想,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。这些作品文字简洁,行文明快,绘一处景致,记一件趣事,讲一个故事,画一个人物,都非常生动、感人、到位,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,享受文学与文化的“美餐”。

当然,作家也是普通人,一个精品的产生,与作家的素质有关,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。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、一种爱好的需要,而且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,一种真性情的流露。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,作品才具有打动人、感染人、塑造人的魅力。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,坦率直言,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,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,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。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,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,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,以对社会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,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,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。

文学艺术来自人民,来自实践。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。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,把握时代脉搏,积极走向社会,走到基层,走入群众,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,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,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,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,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,奉献更多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高度统一,深受广大群众欢迎,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!

目 录

水淹动物园	(1)
药片的精神	(53)
苦埃咒	(82)
巨人	(99)
大风	(113)
夜泳	(127)
叹息	(140)
映.....	(150)
小破事	(152)
重逢	(162)
丧与殇	(177)
后记	(252)

水淹动物园

● 吴小莲

起初没有更多的迹象……除了酷热。在西郊动物园里向东，也就是城里方向远眺，整个白天和入夜以后很长一段，能看见天空中凝结的一团团如同火烧过的红云。在这些云朵下方，一群老头老太已经活活给四十度的高温蒸死。西郊动物园这边也热死了一只老狼。还有熊馆里的一头大马熊热昏了头，神经错乱，疯狂地将右掌塞进口中，整个咬下咽进肚里。对此事的正确看法应当是：天气会转凉的。大马熊冷静下来想想一定会后悔。因为熊掌毕竟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它就那样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白白糟蹋了。

正确的看法也就是虎狼馆女饲养员吴小莲的看法。大马熊的事跟她无关，但她负责喂养的那只老狼却已经倒在笼内，她还没做及时处理。老狼背朝笼外侧卧着一动不动，散出一些怪味儿，游客们以为那味儿是自己身上的汗臭，都不计较，计较的是老狼睡懒觉不理睬他们，使出吓唬动物的法子要把它弄醒。有人找来一根长竹竿，伸进铁笼里往老狼身上捅。铁栅栏前挤满了人，像城里买彩票一样，大家都试了试手气，但无人中彩。第三天中午，吴小莲出现了，她当着众人掏出钥匙打开笼门，一副放狼咬人的样子，游客们吓得四下逃散。吴小莲指挥两位清洁工扛着担架进笼，抬出老

狼的尸体。她一直怀疑老狼装死,所谓狼心狗肺,就是指狼和狗(尤其是狼)都善于使诈,迷惑人类,等人们放松了警惕,就突然地下毒手。吴小莲在虎狼馆做了快一年的饲养员,野兽的脾性她是很清楚的,所以她一定要等老狼死透了才让人进去碰它。

吴小莲走在前面,领着两位清洁工往动物园里的动物坟场而去。死老狼躺在担架上,四脚朝天,身上没有遮盖,动物园里起了小骚动。情况是这样的:虎狼馆和动物坟场分处动物园西、东两端,从西向东横穿而过,园里大多数动物就都能看到老狼的死相。可以设想一下,某家某户死了个人,停尸三日后,被一前一后抬着去往火葬场火化(忘了在尸体上蒙块白布),一班人在大街上穿行,行人的反应会是怎样。无外乎以下几种:亲者痛、仇者快、好事者看热闹、洁雅者远避之。死人换成死老狼,情形也大致相同——

老狼的亲者是同它一起住在虎狼馆里的几位哥们儿,包括老虎、狮子、豹子。它们吃的是肉,性情相投,没事喜欢乱吼,见位老友死了,都很伤心,担架走过时,全都吼了一阵。吴小莲听出了吼声中的悲意,颇感黯然。她快步走出虎狼馆,在九曲小桥上凌波而行,很快便走到了老狼仇者的地盘,就是羊馆。里边住有山羊、羚羊、黄犊等老狼生前食谱上的美味,老狼的死使它们狂喜万分,平时的温顺之态荡然无存了,甚至纷纷“咩咩”地向吴小莲起哄,想到它们属于那种饱受压抑的动物,难得有张扬个性的机会,吴小莲装作视而不见。很快出了羊馆,来到鸟馆。鸟馆进门有个大网笼,体积足有四分之一个礼堂那么大,里边关押着几只性情轻浮的雄孔雀,其中一只认得出吴小莲,觉得她比它记忆中所有的母孔雀都要性感得多,很迷她,每次吴小莲走过都要向她献媚。它远远看见那个穿着一身花裙子的娇美的小女人又走过来了,一阵冲动,便“刷”的一声把插在屁股上头的屏抖开了。吴小莲也很激动,扑到铁网上嚷嚷:哎哟,孔雀孔雀你又给我开屏了!这时,两位清洁工跟上来,从吴小莲身后走过,孔雀闻到了一股恶臭,以为是女人身上散

出来的，觉得恶心，背过身去把光屁股亮给她，“刷”地将屏收了。吴小莲感到很失望，跟在担架后，出鸟馆，穿过一片种满鸡冠花的苗圃，再绕过猴山。高高的猴山顶上蹲着只老猴，老猴生性警惕，周围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。它见老狼尸体抬过，朝山下大叫老狼死啦！一时山腰和山脚下所有的猴子都往顶上冲，抢着看热闹，山顶上一层叠一层挤满了猴子。站在后边的猴子视线被挡住了，就去扯前面那知的尾巴。两只猴子开始打架，猴们都站不住了，哗哗地地从山顶上摔下来，就像雪崩一样。吴小莲回过头来看它们的表演。猴们真是动物园里最大的好事者。

动物坟场是一个光秃秃的红土坡，不长草木，与猴山遥相对峙。两位清洁工在半坡选了个地方埋老狼，吴小莲蹲在一旁陪清洁工聊天。现在动物园里埋死动物的工作规定由两位清洁工专门负责，而动物饲养员必须陪同、监督整个过程，这就是“陪葬”制度。一位清洁工边挖土边说，“陪葬”制度是好制度，这样做饲养员的就不能发死动物财啦。吴小莲不解地问，这财怎么个发法？

清洁工举例说，前几年死了只东北虎，我们听到这消息后很兴奋，打算埋死老虎的时候把虎皮剥下来，拿回家做垫子，没想到饲养员们先动了手，剥下虎皮，还把虎肉剔了，分成几份，喂了另一只活着的老虎，还喂了狮子、狼、豹子、老熊，省了这帮家伙两顿的伙食钱，这笔钱就发了奖金。虎骨也都给饲养员们分了，拿回家泡酒（虎骨酒特补）。我们什么也没捞着。

清洁工说，我们去跟夏主任反映这件事，他没收了虎皮，建立了“陪葬”制度，我们和饲养员两方面都不能发死动物财了。吴小莲说，那时我还没来动物园，如果我在，我会把老虎皮分给你们的。清洁工说，谢谢。吴小莲又说，现在老狼死了，我想把狼毛送给你们，你们剪下来，足够做五百支小楷狼毫笔。清洁工说，这是个机会。我们原来也有这个想法，但仔细想想觉得现在用毛笔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市场前景不看好，还是算了吧。

边挖坑边说话。他们对吴小莲说,埋动物也算门学问,首先要辨明死因,若是得瘟疫病死的,得在坑底撒厚厚的一层石灰防病消毒;要是老死的、热死的、冷死的、撑死的,那就随便怎样埋都行。

说随便是相对而言,相对埋死人而言少点儿讲究——埋两足的飞禽,挖一小坑扔进去就行了,根本没讲究;埋四足的走兽,有一点儿讲究,主要是掩埋方式上的讲究。“自然式”和“人道式”看选哪种。众所周知,人死了后就变僵,僵了后你让他脚跟着地,就能把他像根大圆木似的直竖起来。死僵了的走兽情况也一样,因为有四只脚,站得比死人还稳当。“自然式”就是利用了这种特点,坑口相对开得小(以正好能够将死兽垂直放下为宜),坑洞往深里挖(稍稍没顶就可以了)。坑挖好后,死兽直立在里头,栩栩如生,活脱一副生活在大自然里的模样。要是你往坑里填土让个不相干的人见了,他肯定会认为你在对动物搞活埋……所以叫“自然式”。

清洁工说,多年来,我们西郊动物园一直提倡的是“自然式”,但前年死了只大骆驼,按“自然式”的搞法,我们至少得往下挖两米五,考虑到动物坟场这土坡上是红土,土质疏松,怕挖到一定深度时发生塌方,我们都很担心。又想到动物园里比骆驼个儿高的还有大象,比大象个儿高的还有长颈鹿,大象长颈鹿都不是长生不死的动物,觉得往后的工作很难开展。我们给夏主任打了份报告,要求改“自然式”为“人道式”,夏主任同意了,所以这两年流行“人道式”。

另一位清洁工解释说,所谓“人道式”,具体操作起来就是开大坑口,浅挖坑洞,让死兽侧卧着埋了。既然野兽也是生灵,活着的时候一定受过不少累,寿终正寝那天,让它侧卧,彻底放松休息,算是我们人对兽尽了人道。

吴小莲说,听你这样解释,好像有点儿谴责“自然式”不人道的意思。那位清洁工说,“自然式”骨子里也是人道的!你知道“自然式”比“人道式”大大节省地盘。现在土地资源正在减少,我们的生

活空间越来越小，“自然式”为大家节省了土地，难道不算是人对人尽了人道！？吴小莲听了便想，既然如此，埋死人为什么不采用同样人道的“自然式”呢？想了半天，发现这个问题实在是想不通。

吴小莲走路的时候是“自然式”的，睡觉的时候是“人道式”的。对这个说法要是不挑剔的话就能想得通。西郊动物园一天的工作要求一直保持“自然式”，但下午她经常“人道式”就混过去了，毕竟下午没多少活儿要做。午睡前吴小莲有脱下内衣，光着膀子，穿条花边小短裤站在宿舍窗边吹风的习惯。天气炎热，坏习惯自然而然就养成了。吴小莲特别爱清洁，洗澡间离宿舍很远，中午只要出一点儿汗，她就在楼道的水龙头下接满一盆凉水，端回宿舍里擦身。擦干净后，身体湿润，产生了吹吹自然风的念头。她来到窗前，因为一再如此，坏习惯变得根深蒂固了。她以为这是一种姑娘们都有的坏习惯，类似背着人掏鼻孔。其实绝大多数小姐都不敢培养这种坏习惯，原因有三：一、住宿条件不好；二、胸部长得不如吴小莲，没有亮出来让自己欣赏的自信；三、无风。

吴小莲住在单身宿舍里。三个月前，同宿舍的小梁结婚搬出去了，只剩她一个人住。现在在动物园干活的人当中只剩她一个人还没结婚，只有结了婚才能分到城里的套间，从单身宿舍搬走。不过她将来结了婚也没指望，因为她是动物园的合同工。不过说心里话她喜欢这个住处。底层两间房堆放园里的杂物，上层一间房是她住的，另一间门上了锁。旧楼毗临虎狼馆，位于动物园西南角，建在一个大湖的岸边。这个湖名叫影湖。即便在最热的中午，也有人泛舟湖面。每条游船都配了两张桨，撑着一张小巧的凉棚，每张凉棚下都坐着一两个手中持桨的人，望望身下的湖水，再望望远方，不停地将船划开。吴小莲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湖景，还有远方城市的几座高楼，高楼后黛青色的远山，真是美不胜收。当然，如果吴小莲是光着身子站在窗边看风景，那么湖上的人也会觉得岸

边那幢破楼的某部分风景美不胜收。有一首诗写道：“你在窗前看外面的风景我在风景里看你你也是我的好风景……”就是描写这一类裸女和窥看者复杂关系的。但吴小莲没有裸露癖，她不想让人看，只是觉得脱光了吹风很过瘾。而且相信湖上小游船上的游客离她那么远，视力再好也不可能一览春光；要是他们的船慢慢划近了，吴小莲只要一屈膝，就把不该让他们看到的收到窗沿以下，再横搭过一只手捂住，他们即使在船上踮起脚尖也看不到了。本来万事如意，但最近湖上冒出了个死流氓，她看不清那人的样子，常见一束强光从那人手里的镜面上凶猛地扑过来，在她的脸和前胸上乱咬……她简直恨死他啦！

埋下老狼，吴小莲回到宿舍，端来一盆清水，擦干净身体，在窗边待了一会儿。湖上阳光灿烂，水平如镜，一丝风也没有。然后她上床午睡。做梦的时候，天阴了下来，湖上渐渐起风。浓云擦过远山的尖顶，边缘镶着金黄色的亮线。大风将云块吹到湖上，压得那么低，好像能够直接流进她的窗口似的。但它们刚过湖心就变成了一阵急促的雨点散落下来。整个下午都在下雨，她醒来时窗外仍是一片雨帘。还不到六点，天就提前黑了。她打着呵欠，穿上衣服，撑起伞出门。虎狼馆里已不见游人的踪影。她掏出钥匙打开小储藏室的门，室内横陈着一张肮脏的案板，上面搁着几大块生肉，她操起刀，把肉分割成一斤左右的小块，塞满了两个小塑料桶，然后她穿上挂在门后蒙尘的雨衣，提着桶向虎狼馆的深处走去。

急雨斜飘进朝南的铁栏，野兽被驱赶到北面阴暗的墙角。她一路走过去看见它们的眼睛在黑暗里放光，老虎的眼光呈现出琥珀色，狮子是棕红色的，金钱豹的眼睛绿莹莹的像两块宝石。她又想起老狼，记得它的眼光是冷冷的银灰色。她走到笼舍尽头，合上电闸后，挂在每间兽笼天顶上的十五瓦灯泡全亮了。昏黄的光照中，野兽们显得软弱、邈邈。她走回去，往铁栏后扔肉块。注意到金钱豹在发抖，不像往常那样朝晚餐猛扑过来；狮子犹犹豫豫地翻

动爪下的肉，一只苍蝇在它蓬乱的鬃毛上飞舞；老狼的笼里，那堆前两天扔进去的肉正在腐烂，但雨的气息冲淡了那不愉快的气味。最后她把剩下的一桶肉都留给了老虎。它走近她，后腿肌肉有力地结成了一个隆起的肉丘，神态像她印象里的某些个男人，它隔着铁栏打量她一眼，伏下身嗅了嗅肉的气味。她后悔肉扔得太挨近铁栏，它一过来，扁平宽阔的脸立即被打湿了，坚韧的虎须挂上了几颗水珠。当它张开大口，从地面溅起的一排排晶亮的雨点落进它暗红的口腔里。

她打开关过老狼的铁笼走进，转身把门关上。觉得好奇。她曾经无数次从铁栏外往里观望、冲水、喂食，却从来没进来过。从里隔着铁栏望向外，她望见的也就是老狼活着的时候能望见的：大榕树、灌木丛、卵石路面、小块天空。加在一起也就是老狼的整个世界，她想如果她是一头被逮住的母狼，这也是她的整个世界。一个单调的绝望的世界。她会喜欢上笼外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，尽管他们看上去显得粗暴、无礼，但只有他们能给她带来一点儿新鲜感；她可能会喜欢上给她喂食的女饲养员，朝她叫唤伸出舌头舔她的脚趾，因为她照料她。她看见那根游客用来戳老狼的竹竿，抓在手里，很恍惚。想着一个在雨里走过的游人，突然发现有个年轻女人和两旁的野兽一样，给关在笼子里，会多么惊讶。暴雨中他走了过来，只有他和她两人面对面，他故意把她当成是供人观赏的野兽，一头母狼。他操起那根竹竿，随意戳向她的身体……她回过神，喘了口气，发现身体有点儿莫名的兴奋。她走出铁笼，拉下电闸，离开虎狼馆。雨声里掺和了鸟馆那边一只鹈鹕的号叫。

没完没了的暴雨让她的心绪变得多么烦乱。

已经接着下了两天。她坐在灯下给母亲回信：“我不懂你干吗要我给你买顶假发。”她的要求不可理喻。“你已经上了年纪，牙齿差不多掉光了。头上要是戴假发，嘴里还得配副假牙才行。要不

然你的模样就太可笑了。”她写下两行字，发现找回了离家之前那一段时间对母亲说话的语气。她预感到这些字眼会使母亲恼火，但她觉得很开心，继续写道：“齐远镇的人会把你当成笑柄，可想而知。那些人总是大惊小怪的。我很少上街，不知道市里商店卖不卖假发，我可以去看看，打听一下。但你别指望我给你买。”她想起来，其实她大前天就上过街，要买台不带冰冻室的小冰箱，比一个纸箱大不了多少的那种，但到处都没卖。有一家私营电器店的老板娘答应替她找，找到了就直接给她送货。她留了她的地址，另外画了张路线图，不过她不指望这件事能办成。她写道：“河里涨水了。齐远下雨吗？这里接连下了几天暴雨，堤坝坏了不好用，现在有很多人在坝上，像过去齐远修水库的样子。”她边写边听着西武河上的汽笛声，一声长两声短，表示河水又上涨了一个计量单位，可能是五厘米。此刻窗外的夜空中同时燃亮两颗信号弹，一颗红的，一颗绿的。其他时候，她曾经见过两颗全红或是全绿的，可能是通知决堤需要紧急支援。不知道这些信号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总之是与她无关的了。她捧起信纸来读，现在可以肯定母亲的怒火一定会把它烧成灰烬的。那时可能已经是半个或许一个月之后。因为到处都发大水，交通受阻，邮路不通，也许这封信会在中途的某个小站给雨水淋得稀烂，根本没法落在母亲手里。想到此时写信的情绪要如此长久的时间之后才能向母亲传达，她马上觉得信和情绪都不真实。她把信封了口。一旦明天寄出去，似乎买假发的事情也与她无关了。

一顶假发！她熄了灯。母亲以为假发是用年轻姑娘油亮的头发做的，所以如此神往。而她了解到假发丝的原料都是些化学纤维。母亲是个吝惜东西的老女人，她想得出一旦母亲得到假发，会有怎样一种做派——她戴好假发会坐在镜前反复不停地梳弄，梳它一整晚！那一根根化学纤维慢慢带上静电，冒起了颗颗小火花，最后“噼”的一声，全都炸开直竖而起，指向天空，仿佛她身上遭到

了猛烈的电击……她睡着了，梦中看见母亲被电击三十八次！

●王 宝

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平躺在床上。我睡的是她的床。我向右边翻身，右肋磕了一下床板，我疼得马上躺倒回去。我忘了我已经断了几根肋骨。如果没伤，我不会如此脆弱，吴小莲拍打我几下就活活疼昏了。我只是恼火陈凯传那样待我，于是踢了脚他的下裆，吴小莲就像疯婆子一样扑过来，要把我吃了似的，脸上满是深仇大恨，叫着要再扔我进水里去。如果我不是疼昏的，我恐怕要给她的样子吓昏掉。眼下我不能向右翻身，暂时也没有力气动动侧往左边去，只好闭眼平躺大致和昏迷的样子没什么两样。要是让她看见我醒了，她肯定会过来继续折磨我。睡她床上，等着让她和陈凯传摆布，还不如昨天干脆在水里淹死算了。

桌上摆的那台收录机不停地播着汛情报告。说“西武河洪水水位已达 35.4 米，以每小时 25 厘米左右的速度上涨，涨速明显加快……”播音员的声音又尖又急促，听上去像受了很大的惊吓，比我漂在洪水上受的惊吓还厉害。播音员肯定不是坐在洪水上的一只木排上广播吧？所以我觉得她胆小得可笑。听见吴小莲问：38 除以 25 得多少？我用心算，很快算出是 1.5 多一点儿，我的数学一直是班上最棒的。但陈凯传答得很奇怪，他答，一个半小时。我眼睛睁开一条缝，见吴小莲手里拿根软尺，正给他量身，说，一米八六，又说，七个半小时。她看看手表，说，晚上十点半你就没命了。他呵呵笑着去抢她手里的软尺。吴小莲说，别量了，我只有一米六，我比你早死一小时。我有点儿明白了，他们在估摸几小时后洪水的高度。38 那个数字，大概就是下边的洪水跟房门口的距离吧。还有一个半小时洪水会涌进房里，因此他们虽说在开玩笑，口气还是挺紧张的。我看见陈凯传走出门，吴小莲捧着软尺来到床

头，量床的高度。我闭紧眼睛。60厘米，吴小莲自言自语，又像是有意说给我听的。

吴小莲凑在我耳边叫：王宝，别睡啦！我不理她。她又叫，王宝你听见我跟你说话吗？大水快淹上床了。我睁开眼骂道，就算淹死也不要你管。你没看见我受了伤爬不起来吗？

她说，起不来？那你最多只能再活四个钟头，在床上睁大眼睛看水淹过你鼻孔得啦。陈凯传不会再救你一次，因为你惹火他啦。我又不会游泳。所以你死定了。

然后吴小莲笑了，口气变得和缓了些，说，王宝，你不是一个人单独死。我也会死，比你晚四小时。不过要是你身体还好，能够站起来，你倒是可以和我同时给淹死的。你看起来和我一样高——有一米六吗？我点头。吴小莲说，我们三个人当中陈凯传能活久一些，他个高一米八六，我给淹死一小时后他才死，那时你已经死了五小时啦。他活得比你久，就是比你强，所以你要跟他客气些，不能对他发脾气。

我忍不住又开口骂道，笨蛋！你怎么没想到站到床上来，等于长高了一大截；如果你站在床上脚底下再垫张椅子，等于又长了一截。长成那么高，大水很难淹死你。

吴小莲说，这个办法很好。但是我和陈凯传都站到床上，你躺哪儿去呢？我盯着天顶说，那里，你把我绑紧了挂在铁钩上。我看见天顶正中心的位置伸下一个粗粗的金属钩子，用来挂大吊扇的。吴小莲说，这个主意也好，吊起来那么高你会晚一点儿死，死在我和陈凯传后头，不过你还是得死。因为我和陈凯传刚给淹死，跟着鳄鱼就游进来了。见天顶上吊着块它的美味，赖着不走，等水涨高。一直等到它的大嘴够得着了，就咬你背上的肉，咬你屁股，咬你的小腿肚，把你咬得一塌糊涂。就算你还剩口气，看见自己的样子也不想活了。

我信一条：我不会死的，不管吴小莲用什么方法折磨我。这些